

▲王丽 小说作品

春风那个吹

1

窗外，风声很响，仿佛正行进着一支看不见尽头的队伍，脚步起起落落，每一声都敲打着田红的耳鼓。窗帘上映着的树影晃来晃去，犹如几个鬼魅，不时私语，又倏然散去。她的思绪被拉扯成了一盘磁带，一遍遍回放。

田红刚推开办公室的门，正跟几个同事耳语着的李菁菁，像只觅食的野兔忽然发现了青草地，“嗖”地一下冲过来，吓了田红一跳。

田姐，你知道吗？新项目投产后就会减员。李菁菁眼睛里透着交付秘密的真诚，我看到那张表了，上面有你的名字。

田红的心“咯噔”一下。李菁菁的声音低了下来，这次减员以女员工四十七岁、男员工五十五岁为界，听说是一刀切。她又有些怀疑地问道，那张表格你没统计过？

田红看见她眼睛里兴奋的火苗忽闪了好几下，心里腾地隆起一座“火山”，她强压着不让她喷发。没见过，减就减呗！田红又觉得不解气，不由得加上一句，岁月不饶人，谁都会老的。

田红说得有些慢，每个字眼都意味深长。李菁菁嘟一下嘴，走到邻桌小郭面前聊起了明星八卦。

田红对桌的椅子是空的，部长刘子欣去安监局开会了。若他在，李菁菁在上班时间绝对不会如此张狂。关于减员名单的统计表，田红的确没见过，但她丝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李菁菁是集团某高管的外甥女。两年前，她来到综合部，每一次分红、福利发放等消息她都先知先觉。有时，看刘子欣不在，李菁菁会把刚得到的新消息跟集团人力资源部求证，听着她调侃对方不知情的话音，不用去看，田红都能想到李菁菁自鸣得意的表情。

减员表格田红的确没有统计过。田红是综合部的统计主管兼宣传员，很多有关人事的统计报表都经她手，李菁菁的质疑不无道理。田红回忆着，猛然想起，年前刘子欣曾让她统计过一份名单，统计范围就是四十七岁以上的女员工、五十五岁以上的男员工，当然她是名列其中的。田红给刘子欣发表格前，田红用鼠标定格在自己的年龄上，用红颜色标注了又还原，还原了又标注。她心想：要是人生能设置还原键该多好，什么时候嫌自己老了，一键还原，重返十七岁。

关于统计这个年龄段员工的目的，刘子欣没说，田红当然不会问。一起工作了十八年，两个人完全达成了默契，什么该问，什么该说，已然形成了规矩。严守保密纪律是刘子欣作为管理人员的职责之一，减员消息万一在新项目投产前泄露出去，势必会引起人心涣散，这点田红能理解。可是轮到自己头上，她却希望刘子欣会网开一面，提醒她早做打算，就算委婉提醒也好。

刘子欣应该明白田红失业意味着什么。她刚上大一的儿子，常年吃药的婆婆，还有每月三千元的房贷……所有这些花费，只靠丈夫刚子开出租车根本无力招架。十八年的同事，换不来刘子欣关乎她命运重要节点的半点儿提醒，田红感到懊恼与委屈。

2

早上照镜子，田红发现自己一夜之间老了许多。肤色暗沉，脸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像是块没有经过熨烫的素色亚麻布。田红不想多看自己一眼，仿佛背后潜藏着一个怪影，正带着嘲弄的表情打量着她。她快速起身逃离，“砰”的一声带上了门。

田红本想趁早晨打扫卫生的时候问问刘子欣，她想从他口里得到一句解释。可是，他一上班就去了新项目工地。省里来了一个督察组，施工现场的安全、整洁与秩序，哪样都马虎不得。

送走督察组，已是下午两点。刘子欣回到办公室，借给他倒水的机会，田红想小声问他，却瞥见对面李菁菁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照着她，田红只好把话咽到了肚子里。

本月的招待费亟待统计，田红盯着电脑屏幕发呆。田红发现，自昨天李菁菁告知了自己减员的消息，李菁菁的眼睛就成了监视器，让田红很不自在。快下班时，田红去厕所，李菁菁跟了进来。四顾无人，李菁菁对田

红说，田姐，有几个跟你同龄的员工，打了留用申请都批准了。李菁菁捕捉着田红的目光，接着说，里面有刘子欣的老婆。我在人力资源部看到她被批准的留用申请了。要不，你也试试？

田红心头一震。田红的潜意识里，李菁菁一直覬觎着自己的岗位。虽然主管不挂职，可在科员里却是一级管理的工资标准。李菁菁曾当着田红的面毫不避讳地表达过她的愿望：要是哪天我能混到田姐的位置就好了。那会儿刘子欣正在编写公司年鉴，他侧过脸扫了李菁菁一眼，带着领导说话惯有的语重心长说，小李，不能靠混！

李菁菁吐了下舌头。田红差点儿绷不住，她听出了刘子欣的言外之意，说明她在这个岗位上称职的，是被认可的，不是靠混得来的，因此拿着这份高出李菁菁一万元的工资理所当然。田红强忍着心花怒放的心情，装着去打水，走出办公室时忍不住吐了一下舌头。

现在李菁菁一反常态跟自己套近乎，田红一时摸不准李菁菁给她出点子的意图，是试探她服从减员决定的决心，还是设置了戏弄她的陷阱？她嘴里答应着，机械地向李菁菁道谢。

傍晚回家后，田红脱下工装倒在沙发上，不想起来。可想到即将到来的失业，田红躺不住了。

田红很不甘心，她想编条微信给刘子欣发过去，想起李菁菁说的到龄女员工申请留用的事，她又把编好的微信删除了。要想留用，作为部门第一负责人，申请书上第一个签字的人应该是刘子欣，可是他连减员消息都瞒着她，会轻易签字吗？

客厅里的光线暗下来，想着即将到来的漫漫长夜，田红害怕会再次迎来失眠。

丈夫刚子回来见她没做饭，便下了面条叫她吃。田红迟疑了许久，还是把即将失业的事跟刚子说了。刚子有些惊讶，愣了几秒钟，嘴里喃喃着，怎么会这样？不是离退休还有三年吗？

田红郁积在心头的火腾地一下被点燃了，她希望刚子会说，失业就失业，我养你呗！即便明知这是一句空话，田红也会听着受用。可是刚子还是把她预想的结果全盘打翻了。

田红吼起来，是减员！你明白吗？公司嫌我老了，不要我了！她带着一种被遗弃的悲哀，吼着。然后，她满脸泪水，一字一句地说，我就知道你会长这样说，孙成刚，你能不能不这样窝囊！

3

傍晚时的一通发作，是因为田红真觉得自己很委屈。

要是咱活动活动，会不会有转机？田红听出刚子话里的小心翼翼，不屑之余却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最有效的办法。

田红把财务部有人被留用的消息告诉了刚子，并说，里面还有刘子欣的老婆。

要不咱今晚去趟刘子欣家？

虽然是商量的口气，但田红听到了一种果决，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像是瞬间看到了一个男人的成长，田红眼里放着光，一面想着带什么礼物，一面让刚子给刘子欣打电话，问他家的新住址。

刘子欣夫妻俩今晚都在家，这是一个好消息。田红深思之后，决定去花卉市场买盆兰花。刘子欣喜欢兰花，他办公桌上摆着一盆养了近十年的君子兰，每次开花宛若擎起了一团火炬，更绝的是，那盆君子兰一年能开两次花。

田红看中了一盆小花蕙兰。盆内植有三株，粉红花色中带点鹅黄，渐变花色过渡得很美，花形清逸，陶盆精致。尽管卖家一分钱没让，但田红还是买下了它。

走进了新城明珠小区，田红不禁偷偷松了口气。

新城明珠是高档小区，门卫对外来人员都怀有戒意。刚子跟他们商量能不能登记，把车开进去。两个门卫原则性很强，坚决要求业主过来接他们才能放行，任凭刚子上前敬烟也不为所动。田红便让刚子在门口等着。

田红吃力地搬着那盆小花蕙兰走进楼道，心里却为事情能按她的计划

进行而窃喜。

让刚子一同到刘子欣家，田红内心充满了挣扎，她不想让刚子看到自己低眉顺眼的窘态，特别是在他面前说出让刘子欣留用的话，这分明是种乞求。田红不敢想象刚子看到她那副样子，会是怎样的心情。

走进刘子欣家，田红一下子体会到了整洁明亮的含义。米黄色带着暗纹的地砖，闪着细瓷的光亮，摆在玄关处的金钱树显然是精心擦拭过的，每片叶子都闪着金光。

田红赞叹道，嫂子，你家可真干净。女主人最近胖了许多，保养得很好，皮肤白得发亮。女主人一面自谦地应着，一面把水果往田红手里递。

夸完女主人能干，夸完室内装饰得清雅，夸完他们的儿子刚刚谋就了事业编岗位，田红不知该怎么绕出前来的意图，她有些焦虑。

女主人问刚子怎么没一同来？田红忙说，他今晚替夜班。女主人接着问田红儿子的学习情况，问家里老人的身体状况……

刘子欣纯粹是家里的配角，他坐在一边，附和着笑，与在工作中的一本正经大相径庭。

双方该夸的夸了，该答的答了。一时没了话，三个人干坐着，显得有些尴尬。女主人见田红把递过去的水果又放到了果盘里，忙剥开一个沃柑递过去。田红只好剥开一瓣放在嘴里。沃柑的味道清甜可口，她却感到一股凉意顺着喉咙浸遍了全身。

见田红若有所思，刘子欣终于问道，小田，你今晚来有什么事吗？田红咧开嘴笑了笑，留用申请的事已经冲到了嗓子眼儿，我听说……却忽然触碰到女主人盯着自己的目光，田红听到自尊心裂成碎片的声响。她的眼神慌忙躲闪了一下，计划的事忽地没了方向。

田红讪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听说你们搬了新家，今晚特意来瞧瞧新房子，恭贺乔迁之喜。

刚走出楼道口，三月的夜风带着寒意，劈头盖脸地吹过来，吹得田红一连打了两个喷嚏。她努力把身体从高楼暗影里挪移到马路的灯光下，似乎循着这份光亮，自己被迷雾遮挡的人生之路才能找到方向。

小区门口的安琪儿雕塑挥舞着翅膀，一副拯救众生的模样。田红走近了它，它仍然笑着，对她的茫然无助无动于衷。刚子正站在门口张望，见田红走过来，忙上前询问结果。田红没好气地甩了一下手，说，别问了，回家！随即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冲到车里呜呜哭了一路。

4

公司办公楼前除了种有樱花、紫薇外，还有四棵垂丝海棠，这四棵垂丝海棠是田红亲手种的，如今，垂丝海棠已经长得很粗了。

田红站在树下，看着树上被春风抚摸的花苞，有种作别老友的不舍，不禁走上前去摸着一棵棵树干。从连续十四年的优秀员工履历上，她能看出刘子欣对自己工作的信任与肯定。摸着垂丝海棠粗糙的树干，田红想到刘子欣近日的有意回避，不由得有些泄气。

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太看重自己。其实化工公司离了谁都照样转，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科员而已。对于一个在公司里没有关系背景的人，就算他提前告诉自己减员的消息，又有啥用呢？

李菁菁对田红异乎寻常地热情起来。她三天两头拿来零食，还冷不丁地给田红递瓶酸奶或递个苹果，弄得田红很不好意思。

那天，看到刘子欣戴着安全帽去查看新项目，李菁菁终于按捺不住，趴到田红面前说，田姐，你教教我怎么核算分配薪酬吧。田红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新项目离投产至少还有四个月，何况刘子欣还未公布接替人，至于这么迫不及待吗？田红心想。但她还是耐着性子给李菁菁讲了，至于她有没有听懂，田红没有问。

即将失业的焦虑像粘在鞋底的口香糖，甩都甩不掉。近半个月来，田红每晚都失眠，眼见憔悴和消瘦了许多。

她很想面对现实，想站好剩余的每班岗，可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始料不及。

5

日子的快慢与心境有关。有时，越盼它走得慢些，它越发像陀螺似的飞转。田红每天在数着时辰过日子，她为同事们擦着办公桌。正擦着，李菁菁走近她说，田姐，我昨天傍晚走得晚，看到那张妇女节福利费领取表了，你需要归档吧？我怕弄丢了，就放到你键盘底下了。起初，李菁菁的语气很自然，看到田红凝视她的眼神，蓦地有点儿慌乱，说，我是装订考勤表时发现的，当时就夹在考勤表里。

李菁菁究竟是怎样发现的，一点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张表找到了，等于是解开了田红心头的的一个疙瘩。田红替李菁菁拂去肩头的一根落发，说了声谢谢。

新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田红比以往更忙了。田红想拍一张带有锅炉烟囱与输煤管带机的照片。一百多米高的烟囱巍然矗立，顶端白烟袅袅，看到照片连业外人士都会直观地知道锅炉已经开炉。她试了几个角度，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最后，她爬到新项目的七楼平台上，举目望去，绵延不断的输煤管带机逶迤而来，宛若一条巨龙。田红换上广角镜头，快速按下快门。

田红累了，索性坐在平台上。春风里，柳絮如同一群刚放学的孩子，它们一路追逐着、打闹着，争先恐后朝着田红身上扑，有一些沾在了她的睫毛上，她的眼前立刻变得白茫茫，像看到了一片雪原。

十八年前的一个下雪天，素昧平生的刘子欣给她打来电话，说是看到《盐化报》上她写的一篇文章《盐事》，想在年后给她调动一下工作。田红非常兴奋。

田红眼里起了一层迷雾。刘子欣的袖手旁观，或许是迫不得已。再过两年，这个年长自己五岁的领导就退休了，于公于私，他都得站在领导的角度权衡利弊。

这样想着，这些天郁积在田红心头的怨气，如同一根被除去橡皮筋的发束，呼啦一下松散开来。她决定等办完手续后，跟刚子一起去刘子欣家，以一种郑重的态度向他当面道一声感谢。

这时，田红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刘子欣打来的。

小田，减员名单与留用名单下来了。

像是一场大考后盼了好久的成绩单，真的下来后，反而并不期待了。田红很冷静，她已做足了准备。

鉴于你的工作表现，公司决定，你继续留用，一直干到退休。

刘子欣挂断电话后，田红仍举着手机。

时光的拐角（组诗）

陈华美

所见

浪花溅起的水是另一种雪
群山与大海
互相守望，它们就像
大自然赐予的孪生兄妹

在山与海的尽头安生
用苍茫与辽阔改写命运
曾经的畏畏缩缩
甚至为一粒纽扣的去向而纠结
如今都成为走过的风声

沙滩上踩下的脚印
曲折却有序，雨水过后
月亮悬挂的天空
更加丰盈，更加绚丽

瘦弱的炊烟

炊烟不断带走瓦片
村庄的四处都是天涯
原本放在屋檐下的鞋子
一年比一年少

那些撒欢儿的阿猫阿狗
那些成天叽叽喳喳的麻雀
还有那些印满
我们儿时脚丫的树
也都稀少了

这些事物的存在
与炊烟一样
它们的躯体不断被远方带走

星空下——
关于故乡的梦呓
如此相似

时光的拐角

月光的外衣
有些锈蚀

人间没有传说中的神
更没有救世主
一条路遭遇的波浪
有不同的结局
在折叠处是进是退
全凭支点的部位如何分流

从腐烂的苹果中
复活枯蝶翅膀
飞成重生的鹰

——回过头
华光万丈，江海辽阔

于山水之间

经过一条路，有山有水
大雪用它的苍茫
抚摸起伏的棱角，也
覆盖人世间的犬与小
潮汐翻滚的浪花，辨析黑白

日月是一种，能让人
与另一个自己不会走散的事物
置身于山水之间
孤独被无限延伸

回首过往，只剩行走的皮囊
这经纬之间的辽阔
让一个人用一生画押

还需要什么刻意修辞吗
已经到来的雨水时节
会阐述一切

秋雨

这是天空出现的细微漏洞
潮水，因此涨了几分
晨起的露珠
隔着九月的诗集微颤
当石头被掏空了心
剩下的事物
也将会是起舞的躯壳

深夜，对着一朵花
端详一个人的名字
那一笔一画
都是勾勒的音符
它们包裹我，失眠、沉醉

稻香，白了
一场又一场芦花